

内心真实的自由书写

——读纪尘作品

贺绍俊

纪尘是一位热爱旅行的作家,她的很多作品都与旅行有关,所以有评论家称她是身在异乡的“漂泊者”。这一评论也在我读到的作品中得到了印证。比如,《爱与寂寞》记述了作者2009年的一次远程旅行,她从北京乘国际列车出发,一路穿越俄罗斯和中东三国,历经80天。这部作品不仅可以看作是纪尘本人的一次“漂泊”,而且我从作品中还发现,纪尘对“漂泊”的确非常敏感,她说她几乎可以背下《漂泊手记》这部作品。不过,我猜想,纪尘之所以给人留下“漂泊者”的印象,大概与她热爱旅行有关。她的身体总是在路上,她的文字也总是在路上。但是,无论她在路上走得多远,她总能将内心安放得妥妥的,她的内心并不漂泊。应该说,纪尘有一个情感丰沛、思想活跃的内心,她要找到释放内心的渠道,旅行是释放内心的一个渠道,而写作也是释放内心的一个渠道。对于纪尘来说,无论是旅行的渠道,还是在写作的渠道,有一点又是共同的,她要呈现她的内心真实。

读纪尘的小说比较吃力,我要全神贯注才能跟得上她跳跃的思绪。她不是按生活的流程循规蹈矩地叙述,而是任凭内心的真实感受在游走。比方《蔗糖沙滩》,山上和水边交织,盲羊人与外国人相遇,而在小说的开始,纪尘给我们讲述的是爸爸被五步倒咬死和哥哥被水母蛰死的故事,但后来完全转到了客栈里形形色色的炫惑男女。是的,纪尘不愿意按生活的逻辑进行小说叙述,内心的真实才是她叙述的惟一逻辑。这使得她的小说没有通常小说的面孔。或许我们可以说她的这篇小说是一种散文化的叙述。另一篇小说《九月》大致上还能理出一条故事的主线,两个有点“洋味”的少男少女,他们的相恋被那个令人窒息的秀水镇的恶俗所扼杀。其实故事的痕迹也是若隐若现,更多的是作者对于意象的渲染,这是一篇在不同意象间游走的小说。这些意象的色彩很强烈,我能感觉到这些意象都有所指,但因为它们指向的是作者的内心,所以其真正的含义又不是那么清晰。这会给阅读带来障碍,但纪尘似乎不在乎这一点,她忠实于自己的内心,她要呈现她的内心真实。

我同时读了纪尘的这三部作品,但一边读一边有一种疑惑驻在心里:纪尘的作品到底是小说还是散文?小说和散文是两种截然不同的文体,小说是虚构的故事,而散文写的是作者真实的所见所闻。当然现代写作早已打破了过去藩篱,文体之间的嫁接和渗透习以为常。但我觉得纪尘在写作中几乎没有文体的意识。哪怕她分明构思了一篇小说,但在写作时她完全可以将其当成散文来写,比如《九月》,那种强烈的自传性叙述,显然不是一种刻意的技术性设计。我曾经对散文的写作非常挑剔,对那种明显带有虚构性的散文嗤之以鼻,以为这种文字透出虚假,完全有悖于散文的真实原则。我读纪尘的《爱与寂寞》时,也曾有片刻的停顿,因为它分明像小说叙述。但读完之后我释然了,甚至纪尘的这篇散文也改变了我对散文的认识。我由此认识到,散文的真实不在于作者写的是不是真实的所见所闻,而在于作者的文字是否表达了内心的真实,内心真实才是散文的根本。这篇散文虽然带有小说叙述的成分,但一点也不会给我虚假的感觉。这是因为纪尘始终忠实于内心的真实。其实那些小说叙述的成分,就是她当时内心的幻觉和想象,是她内心真实的另一种呈现方式。于是在其散文里,幻象与真实交织在一起,虚构性的细节与生活中的真实细节掺和到一起,读者很难分辨清楚,哪里是虚构的,哪里是真实的。就像她的内心,一会儿沉溺在幻象之中,一会儿又回到真实场景里。正是在这样一种虚实和真假假假的转换里,我们看到了一个内心真实的精灵在自由自在地飞翔。

我猜想,纪尘的所有作品应该都是内心真实的自由书写。只不过她有时在书写时过于自由过于放纵,而不顾读者能否跟得上。跟不上就跟不上吧,纪尘你就这样地自由书写!

于受父母歧视而身体变得轻如一朵云的小女孩果子。《拔草的女孩》则是幻象与现实交替,一如我母亲的生活,她生前就常常游走在幻象与现实之间。

但瑶族其实又是一个很容易接受新事物的民族,这既是可喜的,同时也是可怕的。在接受新式教育和接受外来文化的同时,我们也逐渐忘记了本民族的传统文化和自己的信仰。

随着原始森林遭受人为破坏和民族传统文化在现代化进程中的日渐式微,魔幻的瑶山在现实中已不复存在。我的小说,也和瑶山近半个世纪的历史一样,从魔幻走向了现实。今年在《民族文学》《飞天》《延河》发表的三个中篇,便是如此。



鸿一瞥。冯昱从瑶寨怀揣着传奇出发到了小城,小城的故事无法抹去大瑶乡的传奇,心灵羁绊生出的梦幻常常遭遇现实的冲突,亦真亦幻中,他渐渐成就着他魔幻而现实的瑶乡,一如马尔克斯说的:“对预兆和迷信的信仰和不计其数的‘神奇的’说法,存在于每天的生活中……现实生活远比我们想象的神奇得多。”于是,巫性横生的《长在树上的女孩》《生长在古树上的祖先》《还愿》《火笑了》等,一个个现代性冲击下的瑶乡巨变,使冯昱也从魔幻走向现实,并呈现出与“寻根文学”深层关联的小说气质。当然,冯昱故事情节一个追赶一个,有时候在叙述上太实太满。

但是,我还是有感于瑶族作家那如血液般潜在在作品里的原乡况味与远方意识,犹如民族的暗语,如此动人。从前辈蓝怀昌,到今天的光盘、红日,再到年轻的纪尘、林虹、冯昱。文学的河流漫上瑶乡两岸,他们沿着河走,纪尘、林虹、冯昱的横贯古道,光盘的漓江,蓝怀昌和红日的布努河与红水河,山里小溪大川一同汇入珠江,流向南海乃至太平洋,流向远方。

此时,他们依然身居偏僻(包括远居慕尼黑郊外的纪尘),却将文学理想与个性表达进行到底。因为一种偏僻的眼光和偏僻的表达就是一种孤绝和个性,比如蓝怀昌的豪迈,比如纪尘浪迹天涯的孤绝,他们从不同的偏僻流向理想的远方,既是地理的,也是心理的,更是文学意义的。每每想到这个如梦幻如磐石的族群,心中便响起这首不灭的民歌:“是谁种下满天的星星?是谁种下遍山的森林?”

体性的无能自我对远方本能性的拒斥。

如果说纪尘是不停地让自我进入远方,冯昱是排斥远方进入自我,林虹则是让自我虚构了一个模拟的想象性远方。林虹的小说不直接涉及远方与家乡的主题,她大多书写的是对平凡庸常生活的不满,而逃逸到某个飞地之中做短暂的停歇。这个飞地可能是现实的某个超越日常的空间,也有可能仅仅只是一场白日梦境,构成了隐喻意义上的远方。她笔下的人物都沉浸在自我的内心之中,因而从本土到异地的空间上的移动并没有实质性地引发心灵上的迁徙。也就是说,人物的身体虽然移动了,但其心思全然没有变化。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林虹呈现的是当代人普遍性的窘境,她小说中人物心灵是封闭的,他们即便有着逃离的冲动,却没有逃离的行动。她塑造的主人公有着强烈的同质性,男性形象单薄,充满了女性的想象,而女性都极富想象力。她笔下的人物虽然可能已经人到中年,却总是蠢蠢欲动,然而吊诡的是,由于行动力的孱弱,他们最多只能逃离到某块飞地之中。这些主题相似的小说显示了关于另类生活的想象的乏力,它试图通过缺席的远方来补偿与遮蔽现实的种种不满,从而让分裂的欲望达到和谐。

想象远方的不同方式,让纪尘、冯昱、林虹的写作呈现出迥异的风格,使得某种整一性的“瑶族性”观念成为不可能。但从另一个方面来看,他们却又具有相似的层面,在他们的作品中,远方与自我、日常与浪漫之间构筑起了二元式的结构性隐喻,这并非瑶族文学的个案,而是具有共性。在这个意义上来说,瑶族文学作为中国文学的一部分,折射的是中国多样性文化生态的一个侧面现场。他们的作品提示了某种远方和他者与我们既相同又差异的存在,敦促我们去思考如何在不平衡的多元之中寻求一种共和与互动。必须走出狭隘的自我,关心无穷远方无数人们的命运,哪怕是看起来最微不足道的部分也显示了整个时代与社会的动态。

从瑶乡出发

张燕玲

区,以身心独行远方,最终牵手到她的金发王子。向西向西,脚落在夫君慕尼黑边上站满树木的农场,热爱自然的纪尘心满意足到《请闭上你的眼睛》,这便是她动人的当下描述,平凡而美丽。其赤子之心的写作,也从早期的《九月》《缺口》《美丽世界的孤儿》中那颗渴望幸福和温情的柔弱心灵,乘上颇具象征意义的骏《马》,挥就了她的远方——《爱与寂寞·俄罗斯&中东三国》。2012年《山花》杂志专栏展示了她自由的人生行走,去年《神山》杂志推出了那富有东南亚风情的《蔗糖沙滩》,纪尘的精神之花始终自由而蓬勃地盛开着,灿烂而沉静。

林虹也常常独自远行,瑶乡贺州昭平,不仅诉诸于笔端,更成了她远方的参照系。不同于纪尘的出世,林虹世事洞明,冰雪聪明于她的诗歌、散文和小说创作中,文集《两片静默的叶子》满是亦真亦幻的女性情感、庸常生活的无奈,以及在梦与现实夹缝中的挣扎与疼痛。直至去年,她获得“2014年度华文最佳散文奖”的《江山交付的下午》,不仅少了她以往略显单薄的唯美,而以真诚深切的写实精神、鲜活的生活细节,将家事与心事,仅以一个庸常的午后便在娓娓道来中,写出大动静。尤其关于前姐夫的淡然描述,独特优雅、内敛宽容,人性的柔美和幽默跃然纸上,直抵人心。于是,林虹便有了文学上的惊

书写远方的三种方式

刘大先

知的成长密切相关,旅行者走向远方是突破自身阈限的一种行为。纪尘的游记就带有这种解放的自由人格意味,旅行从某种意义上起到了类似于朝圣式的灵魂净化功能。然而在现实的签证、过境等实际问题却存在着诸多阻碍,这构成了旅行内在的分裂——精神的高蹈与现实的某些堪称崎岖滑稽的场景构成了鲜明的对比,比如一再遇到的性骚扰和旅行者本人对异文化的误解、当地人对旅行者的想象。尽管如此,她却在这种由身份变化而带来的误读中,获得了视角的灵活转换,即她在某些时刻可以以一种同情的、理解的方式换位思考。

相较于纪尘的不停游走,冯昱则几乎没有离开过贺州。这种经历让他的写作带有一种原乡意味。冯昱书写的几乎都是现代性冲击下的山乡巨变。在他的作品里,乡村的自我在沦陷,而以城市作为代表的远方则是罪恶的渊藪、肮脏的象征和堕落的策源地。乡土已经失去活力,固守在乡村中毫无出路可言,留守儿童困苦和死亡似乎说明了乡村未来的失落,是现实的溃败。而那些出走乡村、去往远方的人们同样遭受失败者的命运,其中女性的命运尤为触目惊心,她们的进城变成了跳进火坑的寓言。

我们可以看到,乡土的沦陷在冯昱那里成了敲打城市的棍子,而对乡土共同体解体与失败的原因缺乏反思,也没有寻找出路的可能性。这种原乡式主观视角,强调外部世界带来的污染、玷污和丑恶,即便是古老神圣的传统也无法拯救这种现实的挫败感。一个从来没有去过远方的人,是没有故乡的人;而一个过于沉溺于自己的原居之地,对远方充满畏惧的人则是自恋的,表现为一种没有主

贺州瑶族三作家创作谈

再加一点一点的灵光闪现,它们开始有了样子并被不同读者以不同方式解读:它们的美或丑,浅薄或深刻,有意义或虚无……

但无论它们样子如何,在2015年前统统都只是过去的人生与经历,在这新的一年——这无论地理环境还是文化氛围都极为不同的一年,我希望无论在生活还是文学创作方面(它们其实一直紧密结合)都能有崭新而深刻的探索、发现和理解。

林虹:

十年文学梦。2004年冬天,我开始写第一个中篇小说《左岸右岸》,那时,我在市文联跟班学习,看了很多文学作品,萌发了当作家的念头。

这十年,我利用业余时间,断断续续地写作,虽然写得慢,但从没放弃过。这些作品发表在《作家》《诗刊》《民族文学》等刊物,部分作品入选各种年度选本。2011年出版了小说集《清澈》,散文集《时光深处》。2013年,散文集《两片静默的叶子》入选广西作协主编的“广西少数民族新锐作家丛书”,并获得第五届广西少数民族文学创作“花山奖”。

十年,出版3本书,这是我写作的一个总结,也是那些过去时光的一个印记,寄予我以一颗从容、安然之心,然后再出发。

2014年,发表在《作家》的散文《江山交付的下午》,入选2015年第2期的《散文选刊》,并获得了2014年度华文最佳散文奖。当时觉得很

意外,觉得获奖都是别人的事,才发现原来获奖其实离自己也很近,只要坚持,只要努力。

十年,一粒种子发芽成长的时间,感谢阳光、雨露和土地。

冯昱:

从魔幻走向现实的瑶山。我是在森林出生并长大的。居住在山林里的瑶族人,自古相信万物有灵。我从小就生活在一种魔幻与现实并存的世界里。高山深水中,到处居住着神灵鬼怪。瑶山的世界,就是一部活生生的《百年孤独》。

我最初的小说写作也就自然而然地带上了魔幻现实主义色彩。《栖息在树梢上的娃娃》写成精的松树,写芭蕉精幻化的青衣哥哥,写由

纪尘:

2000年,在一次偶然亦是命定的机缘下,我开始了写作并持续多年。也正是这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阅读和写作练习过程,我深切地领略到另一场奇特又隐秘的人生——那些印在纸张上无色无味的字体,通过艺术家们不同的组合排列,竟呈现出如此千姿百态精妙绝伦的世界,竟能那样淋漓有力地解读人类的命运!

在我看来,能写出好作品和能分辨出好作品,都一样需要天分。我是有天分的,但绝非天才,所以我的写作在天分起作用的同时还得依靠身下的沃土,而这沃土便是多年来的阅读、行走、思考、体悟之集合。随着行走越多,随着对这世界不同文化和生活方式观测越多,我的世界观和价值观也在不断拓展变化,作品也亦步亦趋。

这些作品,就如发育迟缓的孩子,通过一点一点的模仿,一点一点的思量,一点一点的绝望

广告

好作品让生命发光
小说 精选头条 空房间(中篇) 杨帆
中篇佳构 留在喀什的爱情 马桂兰
实力短篇 变脸 少一
哪吒,恋人 温文锦
晚上遇见莫小海 李云
浪潮1990 你说 徐威
散文 心写实 总想多长几只手 羌人六
博士论 谢冕无冕 任洪洲
同文馆 穴道黎明 (香港) 陈汗
跨界 失地(短篇小说) 塞壬
手稿 哈金的诗 (美国) 哈金
汉诗 长诗 女友老顾 宋晓杰
短制 刘汉通的诗 刘汉通 点评:安石榴
在岭南(组诗) 叶舟
民间诗刊档案 《诗歌杂志》 赵卫峰等
社长:杨克。副社长:欧阳露。邮政代号:46—37。主办单位:广东省作家协会。定价:5.80元。地址:广州市天河龙口西路552号广东文学艺术中心七楼。邮政编号:510635。电话:020-38486216。传真:020-38486389。E-Mail:gzpz2001@21cn.com。

大型文学期刊
长 城
二〇一五年第四期目录
小说界 桃花大街(短篇小说) 阿成
大雁大雁,要去南方?(短篇小说) 海飞
首席智囊(中篇小说) 吉方君
下场大雪,好不好(短篇小说) 于怀岸
天水(中篇小说) 姜燕鸣
红山狐(短篇小说) 梅里
鄞江谣(短篇小说) 练建安
诗酒年华(短篇小说) 杜中飞
文情关注 政治人格、英雄情结与民俗风情 王春林
当代文学中的城市书写 香港想象与香港记忆 张清华等
矮矬斜行 感言(外一篇) 张新颖
二十世纪 学者有师:父亲顾随与老师周作人 顾之京
经典常谈 重读《风筝》 田建民
散文随笔 汉韵七章 傅剑仁
故乡抗战的最后的一役 石英
家族儒风 刘建华
散文二题 吕仁杰
邮发代号:18—66。地址:石家庄市槐北路192号,邮编:050021。电话:0311-85803609。邮箱:changcheng79@126.com。

中华文学选刊
LITERATURE
2015年第七期
作家叙事 童年·沁县·小波(原载《花城》) 李银河
小说 长篇 群山之巅(原载《收获》) 迟子建
中篇 扶桑馆(原载《北京文学》) 叶广岑
短篇 婆媳(原载《作家》) 刘庆邦
布鲁克林宝贝(原载《创作与评论》) 周李立
参园(原载《民族文学》) 夏鲁平
龛龛龛(原载《湖南文学》) 阿良
名家散文 文学的生活,生活的文学(原载《文学报》) 刘震云
大黄的结局(原载《青年文学》) 赵亚彪
中华诗苑 在枪械博物馆(组诗)(原载《诗潮》) 张忠军
佳作点评 评《有什么事在我身边发生》等 本刊编辑部
有价值的文学阅读
主办:人民文学出版社 泰州日报社
地址:100705北京朝内大街166号 电话:010-65250342
邮发代号:82-497 定价:15.00元/月

北京文学
中篇小说月报
2015年第七期 邮发代号:82-106
畅读全国优秀中篇小说佳作
中篇小说排行榜
翻案 蒋峰
午夜蝴蝶 胡学峰
无比茶靡 于晓丹
晚节 李清源
风住尘香 张军
特别推荐
一个独立教师的语文之旅
地址:100031北京市前门西大街97号北京文学月刊社发行部。电话:010-66031108/66076061。本刊每期160页,定价10.00元,全年12期定价120.00元。2015年度杂志仍可订阅,请读者尽快到当地邮局订阅本刊。如当地邮局不便订阅,可在杂志铺、当当网、卓越网、京东商城网购或汇款到我社发行部邮购,我社将免邮费。国内邮发代号:82-106